

D(2) 2/4

9

7-20/著 瑞 俊 錢

論 戰 爭

新 知 書 店 出 版

論 戰 爭

錢 俊 瑞 著

新 知 書 店 出 版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三 月

論 戰 爭

◀ 每冊五角 ▶

著 者 錢 俊 瑞

出版者 新 知 書 店

桂林桂西路三十五號

發行者 各地 新 知 書 店

重慶 貴陽 昆明 香港

印刷者 西 文 印 刷 廠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5000

目次

第一節 怎樣確定戰爭的性質

第二節 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及戰後的基本局勢

第三節 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新階段

附錄：

一、誰停止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二、歐局與遠東諸問題

三、美國在遠東的動向

四、世界大戰中敵寇的動向

Leantreth

第一節 怎樣確定戰爭的性質

某甲和某乙打架，這是某甲和某乙平日相互對付態度之繼續。要知道這次打架的真正內容，必須從甲乙兩人平時待~~絲~~接物的態度了解起，至於打架時究竟誰先動手，究竟誰勝誰負，那是雙方打官司時從道義和法律上硬找根據，實際上却與打架的真正性質無關。武松之「義」打西門慶，阿Q之給同伴抓住，在牆上碰响頭，其意義都得從武松和阿Q平日所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中去找。

國與國之間的打仗，比之個人之間的打架，情形當然複雜得多。但戰爭乃是政治的繼續。我們要了解某個具體戰爭之真正的本質，必須從參戰國家的政治了解起，必須從那些國家統治者的政策了解起。至於打仗時究竟誰先開仗，究竟誰勝誰負，却都與戰爭的性質無關。著名的軍事學者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在其所著「戰爭論」（Vom Kriege）中說：「戰爭無非是以其他手段（按即暴力的手段）來繼續政治關係」。戰爭原來只是武裝的政治行動。它是以大規模的武裝衝突為手段，來繼續和完成某個國家或某個社會集團所執行的政策。它與參戰國的政治結構完全不能分開，某種政

治產生某種戰爭，而在戰爭過程中這種政治必然繼續，改變的只是執行的方式和程度而已，奴隸主掠奪奴隸的政治，不可避免地產生掠奪奴隸的戰爭，如古代希臘羅馬多數的戰爭便是。封建領主佔奪土地和農奴勞動的政治，不可避免地產生封建主與封建主間爭奪地盤的戰爭，如我國春秋戰國時代的一般戰爭便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不可避免地產生帝國主義掠奪戰爭，如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便是這種戰爭的典型。這些都是掠奪的，退步的，非公道的戰爭，此外在各個歷史時代各個進步的社會集團和被壓迫的人民都會掀起反抗侵略而壓迫的戰爭，如美國反抗英國統治的獨立戰爭，一七九二年法國人民反抗封建歐洲的戰爭，中國農民反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等便是。這些戰爭都是那些民族和人民一貫的反抗壓迫政策之繼續；它們都是反抗掠奪的，進步的，公道的戰爭。所以我們準確地每個戰爭之真正社會的本質，必須知道交戰國家的統治集團是誰？他們為什麼要發動這個戰爭？以及這個戰爭是什麼政策的繼續？爲了明白這些，我們就必需從基本上了解交戰國家統治集團的客觀形勢，即交戰國和交戰集團的經濟生活的基礎，以及那個時代整個經濟生活之支配的方式是什麼？

戰爭乃與私有制度相終始。有私有制度存在，便有戰爭存在。私有制創造了階級。而戰爭便是階級

社會的產物。階級剝削的第一種形式就是奴隸制度，而奴隸制度就帶來了戰爭。大家知道，奴隸制是以剝奪個人爲基礎，奴隸本身變成了生產手段，他們在廣大的土地上做苦工，替奴隸主造財富，所以爲爭奪土地所有權的鬥爭，以及爲爭奪奴隸勞動的剝削權的鬥爭，就變成了解古代希臘和羅馬帝國的鎖鑰，同時也就是紀元前一千年中一切奴隸主所發動的掠奪戰爭的真實背景。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奴隸制度破壞了一切無產的自由人和廣大的奴隸羣的生活基礎，於是奴隸們就聯合起一切被剝削的人民，發動國內戰爭和革命，這樣就消滅了奴隸主，廢除了奴隸制的勞動剝削形式。例如紀元前七十三年羅馬的奴隸們由斯巴達克氏領導，發動反抗奴隸主的血戰，實在是人類歷史上輝煌的紀錄。儘管奴隸並沒有担負起創造新的生產方式的任務，儘管他們並沒有變成新興的統治集團，而古代奴隸社會的結局只是鬥爭的雙方——奴隸與奴隸主同歸於盡，但奴隸們所掀起的國內戰爭是一種公道的進步的戰爭。

所以在古代社會，交戰國之支配的經濟生活方式是奴隸制的生產方式，統治的集團是奴隸主，他們發動戰爭爲的是掠奪更多的奴隸和土地，奴隸主與奴隸主之間的戰爭就是掠奪奴隸與土地的政策之繼續。但在古代社會的胸懷里却又產生了奴隸們因不堪壓迫和生活破產而掀起的反抗戰爭，這種戰爭也是當時奴隸們和所有被剝削人民反抗政策之必然的繼續。

代奴隸社會而起的是封建社會，封建社會之支配的經濟方式是封建的大領主或大地主，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替他們造產，其基本的矛盾，就是領主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它更加鞏固和發展了私有制度，所以戰爭更不可避免。領主與領主之間因為相互爭奪土地，矛盾日益尖銳。等到這種矛盾發展到非打一下不能解決的時候，就立即爆發戰爭，中國春秋時代，在二百四十二年中封建諸侯間的征伐侵襲，竟達二百九十七次之多，其中戰勝者便取人的田邑，（如秦伐晉取武城，楚伐鄭取成便是）滅人的國家，（如齊滅譚，楚滅黃，衛滅邢都是）。到戰國時代，諸侯兼併之風更甚，結果併成了秦、魏、韓、趙、楚、燕、齊七大封建國家，到最後秦竟滅六國而一統天下，完成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國家。這些就是封建社會中掠奪戰爭的典型。

封建社會的發展加深了牠自身的矛盾，加強了牠崩潰的因素。封建領主和地主對農民的壓迫過了火，農民就會起來造反。陳勝吳廣便是農民造反的領袖，他們不堪秦朝的壓迫，就「斬木爲兵，揭竿爲旗」。『以「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見史記「陳涉世家」）。殺將過去，結果勝利的雖然不是他們，而是小土豪割據，但當時農民的反抗戰爭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這正和德國十六世紀的農民戰爭一樣，儘管勝利的不是農民自己，而是諸侯，但戰爭的本身是進步的正義的。中國歷史上最光輝的農民

戰爭，更算前世紀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國運動。這個運動的主力軍是貧農，他們以十五年的長期苦戰，想要推翻異族的統治，打倒封建勢力，結果雖因歷史條件的限制，沒有健全的領導而歸於失敗，但太平天國運動無疑是反封建的民主的進步的戰爭。他真正打開了近年中國革命的大門。

在封建社會內部發展起來的新生產力跟封建的生產關係起了衝突。資本主義的關係逐漸在封建的胎盤內成長起來，最後牠們就不能不經由農民，手工業者和工人的戰鬥消滅封建領主的統治，建立適合於資本統治的政權。這時就產生了許多反封建反專制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權自由的戰爭。在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一年間的歐洲（開始於一七八九的法國大革命，結束於一八七〇——七一的普法戰爭）戰爭一般地帶着這種進步的性質。歐洲現代的各大資本主義國家如法、德、奧、意、差不多都在這八十二年以內形成，在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發生了許多戰爭，法國在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四年的革命期內，和封建的歐洲作戰，以保障革命的果實和民族的獨立。法國人民，在這些戰爭中表現出無限的革命熱情，創造出新的軍隊和新的戰略戰術。德國爲了統一內部和奧法作戰（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〇年）。此外如西班牙人民反對拿破崙一世的戰爭，意大利爲求獨立的戰爭，都是典型的例子。這些戰爭都是資產階級多年民族運動的政策之繼續。

所以在封建社會，交戰國之支配的經濟生活方式是封建制的農奴制的生產方式，統治的集團是封建領主和大地主，他們發動戰爭爲的是掠奪更多的土地，領主與領主間的戰爭，完全是掠奪土地政策之繼續。同時在封建社會的懷抱裏又產生出農民大眾，因不堪壓迫而發動的武裝鬥爭，產生出新興資本力量反封建的進步的戰爭，這些戰爭是封建社會內部矛盾發展之必然的產物，也是新興生產力要突破舊生產關係的桎梏之必然的繼續。

代封建制而起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是勞動力與生產手段結合的新方式，同時也是剝削和壓迫的新方式。它更加發展了私有財產制，而爲它創造出一種完成的和爛熟的方式，所以它天生又帶來了更加廣大和更加殘酷的戰爭。雖然當資本主義還在新興和向上的階段，戰爭一般表現出進步的意義（如上述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一年間的歐洲各次戰爭，十八世紀末美國反抗英國統治的獨立戰爭，美國一八六三——六五年解放黑奴的戰爭等。）但就在那個時代已經有許多資本主義向外掠奪的戰爭，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英國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就是顯例。

等到資本主義一跨進帝國主義時代，即金融資本統治的時代，資本就完全全變成腐朽的反動的魔鬼。到那時，一切以小私產者的勞動爲基礎的私有制度，以及「自由競爭」、「民主主義」等等口號，都

遠遠落到時代後面。資本主義已經生長成爲壓迫殖民地而由少數列強從事絞殺地球上極大多數人民的一種世界制度。在這時代，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特別加強，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特別尖銳，帝國主義之間爲了爭奪商品或投資市場和原料，爲了爭奪勢力範圍，爲了分割已經分割完的世界，鬥爭得空前尖銳，於是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就紛至沓來。一八八四年法國進攻中國；一八九四年日本進攻中國；一八九八年有美國與西班牙的戰爭，（結果美國取得了菲律賓）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有英國奴役布爾共和國；一九〇〇年有八個帝國主義列強聯軍進攻中國人民的戰爭；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有日俄間的帝國主義掠奪戰；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有特里布列坦的戰爭，直到一九一四年就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

同時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帝國主義壓迫和侵略弱小民族的時代，就產生廣大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統治的戰爭，產生落後國家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戰爭。如一九〇〇年中國發生義和團的人民反帝暴動，摩洛哥人發動反抗法帝國主義的長期戰爭，西南非洲蓋羅羅族和霍登托特族人發動反抗德帝國主義的暴動，一九一六年愛爾蘭人民發動反抗英帝國統治的暴動，此外如一九三五年阿比西尼亞的抗意戰爭，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九年西班牙人民反對德意法西斯干涉的戰爭，一九三七年起我中華民族發動抗日的神聖

戰爭，那更是反帝國主義的求取民族獨立解放的進步戰爭之典型。

最後在帝國主義時代，在金融資本對於勞動者施以無血壓榨的時代，就產生出勞動者反對資本的鬥爭，產生出勞工階級反資本的革命與戰爭，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十月革命以及唐續三年之久的國內戰爭，便是此種戰爭的標本。

所以在資本主義世界，特別在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的時代，交戰國家之支配的經濟生活方式是少數金融資本寡頭絞殺全世界絕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制度，這裏統治的集團是金融寡頭，他們發動戰爭爲的是瓜分世界，重新分割殖民地 and 勢力範圍，這種戰爭完全是帝國主義掠奪政策的繼續。但同時在帝國主義的胸懷裏，却又產生了勞動羣衆反帝國主義統制的政策，並由此而產生勞動者推翻資本統治的戰爭；產生了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政策，由此而產生反帝國主義統治與民族解放的戰爭，弱小民族的解放戰爭和勞動者羣衆的革命戰爭完全代表了進步的生產力突破舊牢籠，把世界向前推進的偉大步驟，因此它們是合乎正義與公道的戰爭。

由此可知：我們要確定某個具體戰爭的性質，首先必須了解產生這個戰爭的時代的特徵以及交戰國家或交戰集團之經濟基礎是什麼？那些國家的統治集團是誰？他們爲什麼發動這個戰爭，這個戰爭是什

變政策的繼續？不了解這些而單憑着交戰國或交戰集團的宣言和叫喊，（如意大利侵阿，揚言宣揚文明；日本侵華宣稱實行王道等）便完全不能理解每個具體戰爭之真正的性質；從而也不能確定我們對那次戰爭之正確的態度。

最後我們必須有幾點重要的補充。第一當確定戰爭爲進步的戰爭與非進步的戰爭的時候，我們固然要注意交戰國的統治集團及其所行的政策，而特別要注意到這個戰爭在當時的世界範圍內，客觀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對後來局勢所發生的影響，假如單注意交戰國統治集團的主觀而不注意其一般的客觀形勢，那對戰爭性質的估計，常會得出錯誤的結論。比方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的中英鴉片戰爭。當時的滿清政府誰都知道是反動的封建政權，它所執行的政策也是對內壓迫對外屈辱的政策，但是它竟能發動反對英帝國主義侵華的戰爭，在客觀上削弱英帝國主義反動統治的力量，所以滿清政府進行的鴉片戰爭還是進步的公道的戰爭。又如一八一二半年拿破崙長驅直入侵略俄國。當時俄國的統治當然是反動的封建統治，可是當它不受拿破崙的奴役，把他趕出了莫斯科而保衛了俄國，這在當時具體的歷史情況之下，也執行了進步的任務。又如當俄羅斯的反動統治已成爲全歐反動勢力的支柱，歐洲各國和各民族的反俄戰爭就帶有進步的意義。再如一九三五年阿比西尼亞的抗戰，儘管國王塞拉西的統治是反動的封建統

治，可是他所進行的反抗意大利的法西斯侵略的戰爭無疑地是進步的公道的戰爭。對於這一戰爭，所有進步的人類都應加以鼓勵，例如在一八四八年馬克斯就鼓勵各國人民對俄作戰。當時俄國是一切黑暗勢力的支柱，他認為革命的德國對反動俄國的戰爭，可以使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變為統一的共和國。他說：「只有對俄戰爭是革命的德國的戰爭。」——在這戰爭中，革命的德國正像一種拋開長期的可恥的奴隸側東縛人民，用自己兒女的血去換取宣揚文明的權利，在內部解放自己，在外面解放人們。」

當然當這些舊國家進行正義戰爭的時候，表現得最英勇最果敢的還是人民大眾，統治當局常表現得非常動搖，願意妥協。比如一八二二年俄國打敗拿破崙的戰爭中，反動份子對於名將古杜卓夫之嫉視與打擊，正像秦檜之於岳飛。此外在我們的鴉片戰爭中，在一八七一年法國人民反抗普魯士干涉的英勇戰鬥中，都有這種情形。而在逆精衛從我們抗戰陣營中脫逃，倒到敵人懷裏，也是我們「舉一個例」的豐富材料。

第二要確定戰爭的性質須從戰爭的全般着眼，同時必須把握住戰爭中頂主要的環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結論當然是一場糊塗。比如，我們研究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大戰的性質，如果單把塞爾維亞與奧國的戰爭來說明整個戰爭的性質，那就大錯特錯。塞奧戰爭從塞爾維亞講來是具有民族戰爭

的性質，它反抗了奧大利極端反動的統治與侵略。但奧英戰爭只是上次戰爭的爆發點，它在整個大戰中簡直佔不到一點重要地位，所以其民族戰爭的意義只能降為完全附屬和次要地位。而決定上次大戰的性質的還是少數帝國主義列強的掠奪戰，尤其是英德兩大帝國主義國家的掠奪戰。

第三、戰爭的性質決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可以從公道的戰爭變為非公道的戰爭，又可以從非公道的戰爭變為公道的戰爭。這種相互轉化，相互發展的例子，從歷史上可以找到不少。在歷史上民族戰爭可以變為侵略戰爭，侵略戰爭可以變為民族戰爭。例如保衛法國大革命的戰爭，是進步的民族戰爭，他保衛了革命，反對了反動的君主聯盟。但是當拿破崙建立了法蘭西帝國，而把歐洲許多民族國家滅亡的時候，法國的民族戰爭就變為侵略戰爭。而這些侵略戰爭又產生了反對拿破崙侵略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在拿破崙第三進攻普魯士的戰爭中。從德意志方面說，戰爭當然是自衛的戰爭，因為拿破崙的法國是要使德國分裂，阻礙德國的統一，而當時德國民族的統一，正是德國民主革命的基本要求。所以德國反抗拿破崙的法國，並從事戰爭，是合乎正義的自衛行動。當時法國一部份先進的勞動者就宣佈：「這一戰爭是公平的嗎？不！這是民族戰爭嗎？不！這完全是皇朝的戰爭。」他們為了正義，為了民主，為了法蘭西的真正利益，反對拿破崙第三發動的侵略戰爭。而當時德國一部份先進的勞動者就更嚴正地（一）

把德國民族的利益和普魯士皇朝的利益分別開來；（二）反對斐爾薩斯勞倫的吞併；（三）巴黎一被共和主義的非民族侵略主義的政府握到政權便立即應當講和；（四）不斷地主張德法兩國勞動者的團結。（見馬克斯「法蘭西內戰」頁二二——二三）德國人民只有在他們反對拿破崙進攻的防禦戰爭中才有全權得到人家的同情。『但是只要他們容許普魯士政府請求哥薩克的幫助，那末他們便要立刻失去這種同情』。（同書頁二五）換言之，當時德國如果重演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一五年的故事，取得沙皇的幫助來共同打倒拿破崙的法國，那末德國又得匍匐在沙皇腳底下做看家狗了。這樣戰爭又變成反動的戰爭。

由此可知，在戰爭進行的過程中必須注意因為各種條件的變化，戰爭的性質也會跟着變化，但同時必須注意戰爭性質的變化，一定在若干基本條件變化之後才能變化，我們千萬不能因為若干情況的變動，遽而判斷戰爭的性質已起變化，例如俄國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在俄國講的確是一件大事，沙皇被推倒，資產階級上了台，於是當時的新貴就大大的宣傳：沙皇的君主政體已經推翻，取而代之是古契科夫，密留科夫的「共和政府」，那時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在俄國方面已經變更其社會的政治的本質了。這種宣傳顯然是不正確的，因為當時俄國參加第一次大戰的性質決不是由某某個人或某某集團主觀的意見來決定，而是由進行戰爭的那個社會集團的地位，那個社會集團的政策，資本的相互連繫，國際資本

之帝國主義的性質以及俄國對英法在各方面的依賴等因素來決定，所以沙皇政府所進行的戰爭固然是帝國主義戰爭，臨時政府所進行的戰爭又何嘗不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戰爭之全般的客觀形勢沒有變更，戰爭的性質也不會變更。